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七 集部

文憲集卷八

明 宋濂 撰

序 凡三十五章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序

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玉巵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遘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閒曹冷局淹回下僚猶仰瞻岱嶽之巍

哉亦未易叫閶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慰薦之者浮沈府掾中日以澤物為已任會海内不静羣盗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强兵如九江劇盗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幕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為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

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嘖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繒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欿然每以為未足及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上署為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少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上御外朝親擢為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翱法從出鎮行垣

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晝省長㯃儼乎其雄
邃足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
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
為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曁余襄
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産也中朝士大夫寧不
以望二公者為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於
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剗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
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

蘇息之水利之未修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聖天子寵眷之深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勲業焜燿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勗哉

送張編修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甫拜請曰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有道之朝獲肄業禁庭鑾輿時幸而勑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為高瀛海不足為深

今日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帝訓甚懼弗稱顧聞一言以自朂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歴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肆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熈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材必施斤鋸而後成宫室知之

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羣聖人之經列弟子
於堂下啟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使心與理相涵
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
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
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
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
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
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

相通也毋失於寛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為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為非人倫藉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𦍑雖不

敏敢不夙夜祇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沈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奥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妙擇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

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為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産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左叅政曰可右叅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於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也而公又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濂曰雖然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

賢也以公為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輦轂頗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為民也天子與宰相運於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彊悍培其良順俾山巔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

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茍以位為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為人寛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為公贈且以為公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敉寧文化洽熈罔間内外聖天子猶旰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黄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遺使羅致於庭當是時錫山張籌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

四方來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才命題試之而惟
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遂列為首選
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工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
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
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上意
於是日侍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
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
曹闕官復命兼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

而適用茍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巵之無當也奚補
焉工之摩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
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
若干人而待制修撰編修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
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
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乎茍使議禮於儀曹贊書於宗藩
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

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為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説或不合沈没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閒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為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為為之無不竭盡其智慮

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上錫晉王土田於吴惟中將履畝而實之過上冢以為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敢佞而以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内亦榮矣哉信榮矣而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

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暇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

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上所拔擢任内廷承顧遇者三年令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厦細旃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為一等之爵衆建宗親以為雄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徳義歷代相因未之或改我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為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城之勢也于時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李君為之傅命既

下為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修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克擢高第遂為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名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既屢而用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為形勝其民儉嗇而易

化必得重厚誠慤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令王雖未出閤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營其宫闕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爲哲王斯民爲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刋在此舉矣李君尚勗之哉濂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觀勲績之凝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於成功自賢傅李君始不其韙歟李君尚勗之哉濂之有望於

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爲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爲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即啟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上御東房遥見敏行委蛇入堂名而前問

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北産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内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為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為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克實之隔絶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彊西域未盡服

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肖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聖天子特念生靈久罹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寘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來授爾衣慮爾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賚

爾馬若弓爾其寧哉岷縱曰愚離水火而升袵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工毋若翰林時危坐詠詩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赭白馬周流弔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挏馬湩滿壺白眼望天而飲酔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平磊磈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為序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人民蘇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省部者為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為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為元凱久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諳習有

素其為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修克稱玆選故有是命
余聞昔子游氏之為武城也以禮樂為教而聖人喜之
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為縣者率以法度束
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
或見之令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内政平訟理而
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安全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
覲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
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恥爭鬬以

故絃歌比屋而囹圄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者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爲人令守職詞林秉筆史館晨入夜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爲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簡也是爲序洪武六年九月既望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為務凡守令滿
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
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
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為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
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
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
令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
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芻

糧皆無乏絶兼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名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獨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卧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脱若我使君不來饑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黄髪台背之翁寛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瀧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

生死骨肉乎我矣奈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傚河内之借寇恂蟣蝨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黄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名流於方令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所

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寃天為垂象君子
葢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
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
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
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攷也欽惟聖朝
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
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
勗之哉是為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
朝臣以永豐劉于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
歸及是使者至即東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
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上名見於外朝
俾講説經書親與之論辨先生敷繹詳明上悦越翌日
丁丑上御金水橋復名先生慰問良久勅儀曹賜冠衣
又明日戊寅復名至便殿諭先生曰君子爲學當見於

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為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宫不利終老弗沾一命令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神化之中況區區草澤賤儒三瞻天日之表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茍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强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詔旨異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天恩深矣敢固辭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

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二詩以進上覽之喜令
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
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
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滂沛周浹
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
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
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翩然西還傍岩以為廬
結雲以為衣菜有葅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

行沈沈以居先生之志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為厚俗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為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華宋濂序之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風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嵊為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

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為樂土
亟挈妻孥避馬流子里隷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
即至濂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
未晝墜輙翳行林坳鈔其囊槖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
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
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
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
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

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相奉特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

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
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
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
忽悽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
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令已陳情
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
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令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
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為别嗚呼婺與越

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别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别既别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馬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之别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

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蕺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
學士談經以為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
故得以工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
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為之書區區
聚散之故一巳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
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

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秘演之名未必能傳至於今葢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秘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烟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台之黄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説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峰中葢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

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横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竒其為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沖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令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寳藏啟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焕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竒其為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

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為幻化况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誠不可離而為二茍如所言則性外有餘

物矣人以天淵為象為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咏歌以别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予從弟景清年七歲入小學十三歲即棄去為廢著之術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詘信而操其踦贏未幾家大穰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旦發憤言曰吾以七尺之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貨財造物所忌藏者在室而

奪者已在門吾豈若明仁義於身使人不得而攘哉於是即外兄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竒男子事也景清勉之景清乃囊書襆被不逺一百里謁予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為之驚喜乃與之坐而語以孟夫子夜氣之説而悲世俗顛躋於利害之塗莫能自拔予言頗懇惻景清聞之輙蹙頞斂容似欲泣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蘿山書室中蘿山予新遷居地也距東明僅三里日稍昃景清則挾策而來反復詰難一字不解輙沈思良久期

必通乃已至曛始罷去日以為常行跡葢可數而待也予間歸蘿山廁又見其獨坐夜將半猶聞讀書聲不休嗚呼若景清之為不一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為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為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為師法今景清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慤而不變學愈勤而弗息則今之景清惡知不為昔

之明允哉景清勉之雖然明允之學志在文辭者也吾徒何事於斯必也學為聖賢有用之學達則為公為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為師為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後庶幾也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多勵行於儒今族人之衆幾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清之有志也於是東歸序以贈之景清試往質之思誠又必有以相發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

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謀訴暮閱獄案政績藐然無稱自昔君子葢獨竊慎之余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驩然被山人服趨輦轂之下同修前代史史成曾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既而中書奉旨纂修日歷朝紳各薦所知余

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馳書下郡國大年即辭然應命詣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畧悉補足為完文日歷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名入史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籍令自兹

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摇脣鼓喙詡詡相夸諼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令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著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真知其心者雖然在昔

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褒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沈痾容有却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藴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為友餐雲霞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痟首夏之痒疥秋之瘧寒冬之嗽欬二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祿甚為不輕也後世官寖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彦修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

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术為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槠槩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滕人易衣不至怒形於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雞犬之聲輙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黄芪人參日

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温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愈亟原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耳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纊之半復以黄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為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

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脈雖芤且澀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黄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爾法當以李杲甘溫

除大熱之法爲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佗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令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爲道本於素問内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絶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砦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内經爲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内經之學大明劉之學

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内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沈痾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擊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

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
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真遊之
士覬得一逢而受其説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
九還神丹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
從善不遠數千里而叅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
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秘藏約之以黄寧從善欣

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為索文贈之而同虛傅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寶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効靜非篤無以臻

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
爲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爲參同契復陽
祕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
繩也耶宋金以來説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
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
而後命命爲氣之根性爲理之根雙體雙用雙修雙證
奈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
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

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玄闗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

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善也從善名回號爲還樸爲人沈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器之

送吴仲實還金谿序

金谿吴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於成均伯宗以余友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愼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斂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

能也余於是益信馬士之患常在乎内虚而外衒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内已足馬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絅裳錦也久則着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繡加馬其始非不眩目凝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令之士則不然未有善馬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馬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沾沾以自衒既得之則又薄畀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

仲實之既至而以為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為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棄之競鬻之時則寘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内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棄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叙以贈之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若六

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婣居其一焉釋者曰婣
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内則諸族外則諸親雖然
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葢一出乎彝倫之正故
賔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
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
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實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
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徳性命之奥或品量古今人物
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沖和之情其樂殆

驪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真主以為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胥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殁悲喜交集舉酒酹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翩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

夫自辛卯以來龍虎爭雄塵霾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南北其别離之思葢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姻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攄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峰森列如畫秀氣甚

磅礴也自漢以來為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嵓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子敬愛貫道篤親婣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為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太子臨大本堂名東宮賛
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
父母去墳墓者三年於兹冬氣向深草木揺落寧不惻
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為爾請於上宜各旋歸歸即遄
至無以久淹為也復命左右出内府錢若干以為道塗
費衆皆羅拜而退時閩之連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
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
為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説經義甚為王所賓禮及奉教

令還閩詣予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為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躪遷轢固蹴蔡駕韓燁然有光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垂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覈其原繹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

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為人號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衷日保守而弗失氣或我梏也吾則廓而通之欲或我戕也吾則絶而遠之内外混融庶幾與天為徒矣與天為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是𨙻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之清泠者也顧不躚𨻶生以為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方求文者日相

迫趣誓欲燔筆硯以自絶憐生之篤志於學因寫以為贈

送黄賛禮莅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視羣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莅之臣於浙鄂齊汴暨於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陜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

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制曰可於是遴選奉常官
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黄淵静實與其
列越三日癸未陛辭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恒道也
況瀕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況職在奉常乎已
盡其職猶難況欲莅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
爾等聞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
前倚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髪非僻之干庶幾不廢朕命
不然人非鬼責將不可逭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

復勑儀曹各賜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
劉公伯温叅知政事陶公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令
禮部尚書牛公士良咸以為淵静遭際昌期獲將使指
以臨莅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為贈而文學法
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岩穴之士亦見諸聲
歌以華其行淵静請予序其作者之意肆惟皇上宅中
圖治其對越昊天毖祀于上下齋祓一心凝神於恍惚
之中如將見之羣臣之助祭者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

乎顒若以致鴻休薦臻甘露霄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鳯
白烏翔飛和氣充物化為豐年此葢精明之徳放諸四
海而凖無不駿奔走執豆籩以薦徳馨然猶慮藩垣之
臣未盡體内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
舜之望山川徧羣神姬周之咸秩無文不是過也有君
如此其忍負之令淵静之往也宜精白志慮靈承上訓
壇廟有鈌圮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牷有不肥
腯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

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祗奉明畏有若天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苾芬庭燎有煇神靈洋洋昭格于上則夫藩釐之錫淵静亦當與有之矣淵静行哉雖然神人相依者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失所者乎嘆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静宜知之歸告于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静行哉

送趙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跽而奏曰博士臣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為方嶽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為無功第以筋力寖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餘齡制曰可且加其官為翰林侍制勑銓曹給誥命越三日戊戌俶具朝服詣丹闕以謝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復問曰向為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

子耶對曰是也上曰卿誠耄矣歸養于家為宜俶於是以首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内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為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手簡授濂為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為其都少尹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為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

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矣天子名見親加
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陞之以官俾為鄉人榮同矣
出内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皇上勵精圖治
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于仁壽之
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
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上德俾習為孝
弟忠信之行出為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傚賀
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

之所望哉濂亦耄矣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敘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勗焉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牽情綴思莫難於别離感物成聲莫踰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葢將序禮焯勤宣休埀烈熄燕饗於周詩凖樂律於商雅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姻弟也頴標比栢茂質方瓊苞韞三靈之秀漱濯六藝之府發為葩藻思儆枚鄒儆諸諆猷欲攀

管樂頃綰貳車之綏僉偉右輜之選安西之幕府多才鳳閣之舍人有格遽投華簪尋盟杜若來遊建業光映薦紳晴拍鍾阜之雲曉勺秦淮之水沖襟孚洽清閒流滋曁其西還無不東企於是割鮫人之春綃擷鸞女之秋綺五色爭爍八音允和既合比興之則不殊韶頀之奏爽氣浮游於留旌夜光陸離於行槖不鄙疏才得題雅製爰擊瓦缶之謡用相驪駒之什其詩曰

白鴈響遥渚丹葉蝕山樊繁霜一何膠蕭晨孕枯寒激

中方成紓别遠良獨難江莛有笙匏纎簧扇微翰欲奏陽阿曲芳懷注幽散情長江流促人遐罔勢漫何以寄所思袖有翠蘭玕刻作雙松栢持之綴君聲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吕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肆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禄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為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為屬亦不起會

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偟障獲
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
又能保全攜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
為卓行云入我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
希文即束裝就道見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為刑部郎
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東朝間嘗陳其情素
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為養
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自

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為學劬簡編憊精神窮年矻矻猶以為未足豈務為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為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胄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有道之朝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服五采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為壽宜曰此非

兒所能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牟授饌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遊之彥嘗授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内聖外王之道以輔

我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册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葢於希文望之

送葉别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别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劉公伯溫為率朝署簪纓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

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飭己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余言也至於踐則中外涉歷𢧐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一焉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爲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勗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爲序其事復總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麗層霄青芝吐盈蒀物微且瑞世人當建奇勲一解

而兄我所敬華皓見須鬛謝却山中雲遑遑贊玉業二解

㸦君才思多錦繡照青春摛文追馬卿哦詩學李頻三解

鶴汀接清煦蕙幌怯新寒引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四解

一從離巖扃十年服官政炙燈竹素間無一非龜鏡五解

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罄懸無以贈君行六解

幸有緑綺琴寳之如珩璜願君日彈之勿遺匣中藏七解

一彈澆風淳再彈民生足衆生藋蘼中行見翹松獨八解

栩栩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迎風自相倚九解

官道年年别别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十解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戡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皇帝龍飛淮右仗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三鼓而齊魯晉秦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歷數攸歸大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覃及無際於時安南國王陳日煃鼓舞皇化遣使

稱臣帝嘉其嚮慕之誠詔翰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
簿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為王使者賫詔而行未
及國而王薨其世子日熞繼志述事守禮惟謹遣陪臣
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於朝請嗣厥位帝帥羣臣素服
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幄殿慰問良久皇情盡然傷悼退
而嘆曰日熞率先内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
賢王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為文一通以祭之辭
意悽惻讀者感動即日翰林編修官臣王廉吏部主事

臣林唐臣奉命以往且詔世子王其國取前使者所䕶
王印授之其德至渥也嗚呼皇帝君臨萬國如天日之
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
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上君臣之遇合可謂
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阯居其一唐分嶺
南為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隷焉地雖僻在炎
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
被寵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國家相為悠久播之方

令傳之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焜燿鏗鍧當非他國之君所可及不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役者必賦詩以閔其勤令舜卿崎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為咏歌以道其事夫導宣上徳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濂雖不敏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為之敘云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

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强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為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

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彦趨事赴功多龔黄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羸糧而馳鶩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唶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

妙柬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為不美矣其學問不為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蜚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臯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

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為何如哉茍謂之仕亦可也抑余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冑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名見親擢為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瞶疾雖黽勉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别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於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為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

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瑶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嚅嚌鄉學之懿遡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閩闔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考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横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

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熾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别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為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

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正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為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修縱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覩有能蒐纂以續

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閲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略輕信上覲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

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强而精神寖衰矣徒持寸管為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嵗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汙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為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輙盡於是抗手而别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情勤而惟恐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於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為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

賕覔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厠其中孤薫而羣蕕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為之長嘅令我皇明一遵三代之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已治人之道且為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為真其視

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於朝將官於州縣好古以目眚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為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為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葢鈞重矣夫以一帝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皇上法古

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獘閭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彞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為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莅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於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詁之繁文為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為也好古勗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於家於黨於術無不置學學必

立師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為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薰為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為浙河東大郡會學官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篤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黄髮老成人又曰擩嚌經腴朝夕不自饜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

既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為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盍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於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莅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賔僚之賢咸造文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濂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頗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為之師其實未易孚其情未

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聖天子在上旰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德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禄養於桑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濂亦將致尤於

景君濂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為德輝云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胄傳經為難非藏髓以接肌盍鉤深以致遠欲承家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宣令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為武彛之世適作寓内之人師繭絲馬鬣析理義之精微粉墨鉛黄發箋

文之樞要完經翼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具克生於令子遂允蹈於前猷務純懋以自持斂華英而弗燿倡道丹溪衿佩坌集揚徽京輦薦牘交馳天池卒馳於鯤鵬鍾阜竟辭於猿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悦懌侯服推尊斜川無愧於小坡西平咸稱為有子況當勝國之都嘗為人物之藪教鐸斯振壹是韶頀之音藝圃深培蚪見菁莪之盛如濂不敏比德知慚秋髪盈簪慨年華之易邁

春花夢筆覺文采之已非粗叨鼎鐘之榮敢忘桑梓之敬偶他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闓朗炙燈論道玄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遽江帆之催發雖無藻思强綴蕪辭繼前古之芳音首羣英之雅製云爾

詩曰

有菀者柳生於河麋折以送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人遠言微不絶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苾芬豈期人知人輙有

聞我傳我經其謨孔臧以迪以將以牖其衷叶遙遙北藩在燕之墟土俗勁悍柔以書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為澤卉木斯蕃教雨之施功亦如此苟專丘壑孰為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目送征颿其如別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

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
余因得徧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
名人與遊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
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
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
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馬故余雖愚卒獲
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

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
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
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
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爗然若神人余
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
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葢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
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
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

者乎令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

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王文冏序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内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

望其功丞相名諸生䏜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問

承命將還造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
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
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為之動摇必有異才之士出而
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
焉皇上有天下令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
出而宣揚盛美播於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
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傚才技況諸生
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

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工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冋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從而質焉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灧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絶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

肝膽為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馬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

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
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
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
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
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
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
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
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

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騁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予

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為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愛馬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櫪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於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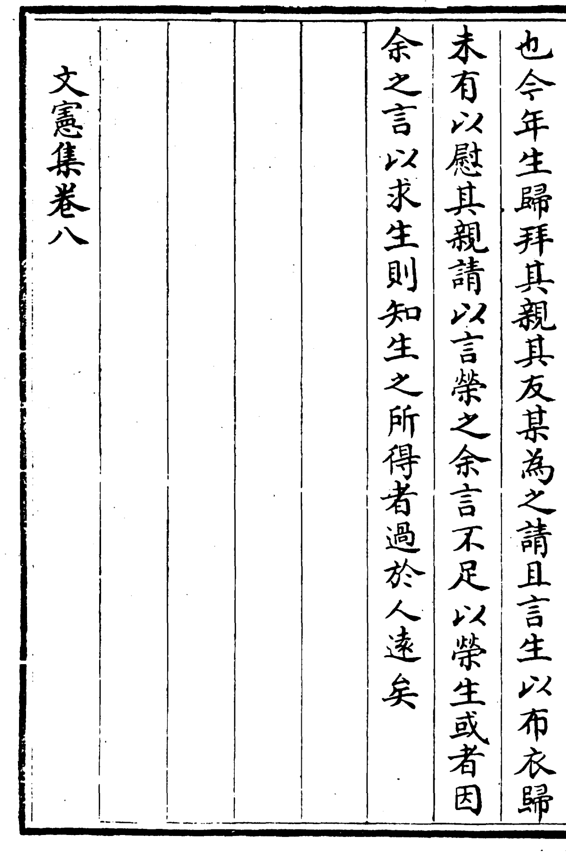
世之士為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交薦其友為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為足取也及文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為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説告之使見文舉者若覩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怪也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偽也色不可偽也材可强也氣不可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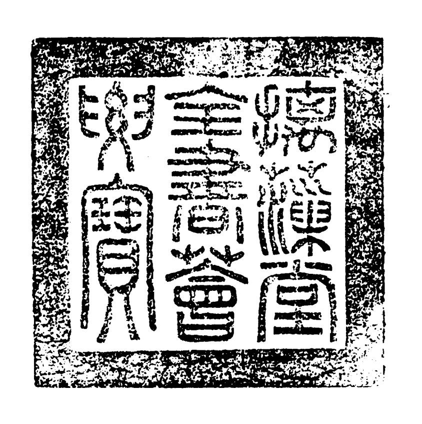
摩其外煇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為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為美材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為譬之大海然百

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柸則沈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為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



也令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為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文憲集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劉　禮